



## 风中的鸟巢

□梁凌

是花先发现那些鸟巢的。

那时候,我和花、程驾着车,飞在冬天的路上。天地一片灰蒙蒙,杨树叶全落了,光秃秃的枝,刺着灰白的天。

看,好多鸟巢啊!花突然叫道。

扭头看,路边的杨树上,隔不远就藏着一个鸟巢。夏天时,叶多,鸟巢是看不见的,一到冬天,叶落了,就再也藏不住,利利落落地显出来。

不知巢中的鸟都飞走了吗?倘没有飞出这冬天,我们都躲在暖气房里,鸟儿可冷?

花竟也想到了这些,说,这些鸟巢,透着风,看上去很冷啊!那是你的想法,也许鸟很暖和呢!程唱起了反调,子非鸟,安知鸟之乐?

这些巢,搭得高高的,风一吹,像要落下来,多不安全哪!花仍在替鸟担心。

也许在最危险的地方才能求得平安吧,巢筑得太低,人轻易就能去打扰它们的清梦。

那为什么有的巢低,不在树梢呢?

有的鸟高调,有的鸟低调!就像人一样——程仿佛是鸟的知心朋友。

我忍不住笑起来,继续听他俩的高论。

你看,有的树上,竟有三个巢,且相距不远。花的眼尖,总有新发现。

鸟儿怕孤单,也想要个邻居,程说。

……

那天,我们是去参加一个讲座。坐在讲台上,鬼使神差地,我就想起那些鸟巢。我对文友们说,文学创作,保持一颗敏感的心,一种创作的激情,也许是最重要的,这远胜过掌握多少技法。然后我举例,说了程和花在路上的对话。文友们大笑。

这些文友,有的已经七八十岁了,他们冒着寒风跑来,让人感动。

一个老说,他喜欢文学,他的两个女儿,都受了他的影响,一个女儿出国了,另一个,二十岁就是网络签约作家了。

还有一个年轻人说,他擅长写藏头诗,有一次,单位搞宣传拉横幅,他根据上面的字,写了长长的藏头诗。他说这些时,极其自豪。但马上有人说,藏头诗不算真正的文学,你可不可以扩展一下,写古体诗?他愣了。

我忙说,你喜欢,就写吧,就像一只鸟,你想把巢搭哪儿就搭哪儿,高调,低调,随你,只要你喜欢。

年轻人开始微笑。

有个优秀的作者没有来,大家议论纷纷,说他长得黑而粗壮,像农民工甚至黑社会的人,他当过农民,做过建筑工地的小工,做过小生意,还当过文书、畅销杂志的签约作家……

关于他,有一个传说。



有一次,他去书店,付款时,前面有个优雅的女子,买了本不错的书,他被书名所吸引,不由自主地翻了翻。那女子见一“粗人”在翻她的书,斜一眼,劈手夺过:“看什么看?又看不懂!”那女子肯定想不到,这粗糙的男子,有一颗玲珑心,写一手锦绣文,是当地有名的才子“唐伯虎”。

“唐伯虎”的文学创作,一直受家庭的阻挠,说他一个大男人,不好好挣钱,摆弄什么文字,老婆也跟他离了婚,但他仍在写。他像筑在枝头最高处的鸟巢,高而孤绝,别人看着都凉,但也许,他是暖的,温暖他的,是文字。

吃饭时,还遇上朋友的妹妹。朋友的文字好,但他妹妹说哥哥一直不让她写作,因为写作太累了!可她忍不住,偷偷地写,发表了,哥哥竟也默许了。心里有一颗种子,早晚会发芽。

其实,我们何必去阻挡一颗发芽的心?!

那些在心里发出的芽,有散文、小说、诗歌……就像大千世界,有松树、花朵和小草。我想,如果我是一棵草,就不必跟松树比高低了吧,也不去羡慕花的妖娆,我只做好我自己。

不只是我们这些写作者,细细想来,世间还有许许多多的人,就像一个鸟巢,有高低,守在风里,也许最好的状态是:不与别的鸟比高低,只停留在自己的树上,在春夏秋冬里,安好!

## 冰雪少年心

□程远河

山中少年,冬天最盼的就是下雪。

盼着下雪,不经意时雪却来了。山中苍茫的冬日,头一天晚上沉沉入睡,第二天清早推开门,便和这洁白的精灵撞了个满怀。掩饰不住的惊喜充盈心头,少年脱口而出:“下雪了!下雪了!”

平日上学要推铁环,这时当然也丢不下,于是,平展展的雪地上,两行脚印加一条直线,从家门口一直延伸到山脚下的小学校门前。

下的是小雪,只薄薄一层,刚好铺满地面,脚抬起来,干净的地皮便露出来。回头看这晴日里绝对看不见的足迹,有诗意悠远的情怀弥漫心间。

一场小雪也会使山村活起来。孩子们的笑声愈加欢快,大人的交谈似乎也有了激情。

下了大雪,便有些麻烦。山上护林的老大爷恰在这时没了油盐,甚至断了粮。他下不了山,只能站在他的木屋前,扯着嗓子唤少年的名字。于是,少年和伙伴们分头行动。老大爷需要的大部分东西在村里的代销点和磨坊都能解决,有的得跑到十几里外的镇上去买。采购回来,一群孩子用木棍抬着东西,唱着童谣或是刚学的流行歌曲,清亮的歌声随着山势回转,最后停在那小木屋门前。这时,老大爷总要命令他们接受奖励:热腾腾的烤红薯、香喷喷的炒花生,有时竟是一只雪野上被套住的野兔……

总是能在雪后看到更加碧蓝的天,远近的山也焕然一新。放学后,少年沿着山路走向原野。脚下绵软如毯,胸中奔腾如飞。行进的当口,他会想起先前那些冠绝千古的勇者,那些笑傲天下的英雄,觉得自己也应该有一番作为吧!终于登上最高处,一览众山低,他临风长啸,声音响遏行云……

几年后,少年到县城上学,寒假归来的他爱在上房长夜诵读。如果哪一晚是刺骨的寒,多半要下雪了。常常是少年刚吹灭昏黄的油灯,正准备睡觉时,一墙之隔的井上,辘轳的叫声便响亮地传来。不知怎的,少年再也不能安睡。书中人物、诗中意象化作一幅幅剪影,在少年心中百转千回。半梦半醒间,已是鸡叫三遍,少年悄悄起床,看窗外比往日都要明亮,就知道是下雪了。少年推开大门,以它为端点,发出几条射线,通向井台,通向场坡,通向大路。

年年冬天,大雪都会像过往的候鸟一样如期降临,洁净的山峦映衬着少年的容颜。冰柱高悬的冬日,少年的信念却永不会改变。即使地冻如铁,双脚流血,他也想翻山越岭地走向远方,去寻找那一片灿烂的春阳。

又是一年,二月的风吹过,到处充盈着苏醒的喜悦,融化的雪水在门前汇成了清清的山泉,一路欢唱着奔向远方。

少年走出小屋,走向不远处的丛林。路旁的干草绊着他的脚踝,山风吹起他的衣角。前方那株钻天杨上有一个大大的鸟窝,经历了严冬的喜鹊仍在欢叫。他向它们打了一个响亮的呼哨,继续前行,在一丛越冬的青草前蹲下来。他伸出手,抚弄它们的叶片。他轻轻挖开青草根部的湿土,闻到了淡淡的甜香。他嘴角动了动,似乎要说点什么。再往前走,他看到从土崖上塌落的石头,压住了一些小麦。他把石头一块块搬开……

少年走出丛林,登上那座高山。远村在视野里宁静而悠远。

少年回望一眼身后的山水,转头走向远方……

## 千年仰望

□李文海

来到你的老家宜阳三乡昌谷,我仰望着你——李贺,来自唐代的“诗鬼”。在那所小学校园里,你仰头背手,站成了白色的塑像。我好想看一下你那诗人的眼睛,可是,你也在仰望。

你仰望着天空,也许,你在看那满天星斗;也许,你在遥想写《诗经》的那些无名作者,也许,你在仰望屈原和李白……因为,你的诗歌里,流着他们的血液,更有着他们的基因。你有千百种仰望的理由,因了你的仰望,我无法看到你的眼睛,无法透过你心灵的窗户,看到你心灵最深处。

可是,我想通过仰望去解读你。

我在仰望,不仅因你的名气,更因你的才气和内心承受的苦痛。领中唐诗坛风骚的你,论生理年龄,你是永远的27岁,我注定比你年轻;论艺术生命,你因诗已经活了1200多年,而且还将活下去,活得生机勃勃,所以,我只能仰望。

你是幸运的,你生在了诗的国度,生在了几乎人人写诗、诗歌成就辉煌的大唐,这一点,让后世不知多少人都羡慕着你。

你又不幸的。虽然,你出身皇族,可毕竟家道没落,你每天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,骑着瘦马,身背锦囊,四处采风。你7岁能文,才震京都,总角荷衣的小诗人,当场赋一首《高轩过》,令韩愈这位诗坛宿将都震惊。可一些嫉贤妒能者,挖空心思,利用科举中的所谓为尊者讳,以最为敏感的孝道对你进行残酷的攻击,致使你一生痛苦,一生不幸。韩愈看不过

去了,他大声疾呼,李贺的父亲叫晋肃,他就不能考取进士;如果他父亲叫做仁,难道他连做人的资格都没有了吗?

可是,韩愈的声音即使再振聋发聩,也是无能为力。

于是,你横溢的才华,和残酷的现实发生了最剧烈的碰撞,且被撞得粉碎。“报君黄金台上意,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(《雁门太守行》)“我当二十不如意,一心愁谢如苔兰。”(《开愁歌》)你内心的苦痛是何等深重!你那颗少年报国之心在滴血。

诗人灵魂最深处的痛苦,自然决定了他的诗风。你的诗,有豪情壮志,更有奇绝幽峭、瑰丽凄清。你的诗,是地壳最深处的岩浆,在巨大岩石的缝隙间蜿蜒涌动后瞬间冲出地表,展现的是耀眼的光彩!这光彩,是你痛彻骨髓的生命喷发出的璀璨,你同时代的人看得到,世世代代的人都看得到。“一唱雄鸡天下白”、“黑云压城城欲摧,甲光向日金鳞开”,这样的诗句,1000多年来,谁能不为之折服呢?

你的离世,凄惨中也不乏浪漫。据说,你弥留之际,着一身红衣,骑着红色虬龙者腾云而来,手持一写着太古篆字的板子对你说:上帝新盖成一座白玉楼,即刻请先生作诗文以记之。于是,一道白烟从窗内飘出,27岁的你就这样走了,永远地走了。

这不是天妒英才,是天羨英才啊!

我永远都在仰望着你,李贺,那是一个平凡灵魂,对1200年前才华横溢而又充满苦痛的老乡灵魂的仰望。